

揚子江之秋及其他

尾崎士郎等著

林煥平譯

民革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揚子江之秋及其他

尾崎士郎等著

林煥平譯

民革出版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揚子江之秋及其他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
作
者

林

煥

平

出
版
者

民
革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希
望
書
店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香港通訊處：干諾道中二
十號三樓民革通訊社轉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港幣二角八分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月初版

譯者的話

從敵人的口中暴露出來的敵人的弱點，往往最是敵人的弱點；從敵人的口中自招出來的我們的強點，往往最是我們的強點；而且其宣傳的效果，往往也是最大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石川達三著的未死的兵，據說已有好幾種的外國語譯本，世人均爭相閱覽。日軍的暴行究竟殘酷到什麼程度。我這裏所翻譯的幾篇東西，除歷史小說文天祥之死外，都是足爲我們觀察敵人的弱點，我們的強點的材料。

揚子江之秋與廢墟與砲煙的作者尾崎士郎氏，是日本純藝術派的中堅作家，他的寫作態度，是以追求藝術的美爲第一前提，思想內容，是次要的東西。因之，軍閥的侵略意德沃羅基，似乎未能在他的頭腦中起完全的指導作用。同時，他又不是絕對超脫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完全是受的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因爲這樣，在文壇部隊的陸軍班海軍班

的全體作家中他與評論家杉山平助，算是自由主義色彩最濃厚，最沒有令人討厭的下流氣的作家；而他寫出來的作品，也是較為客觀，較合事實。

揚子江之秋原文載于去年十二月號的中央公論，譯出後，曾連續登載于去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天的香港申報上。這個作品，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他非惟沒有給軍閥的「侵華聖戰」歌頌，（這已然是反乎軍閥派遣他們到中國來的意旨了！）反暴露了軍閥的怯懦性，連做長官的，都害怕我軍襲擊，不敢去大小便，去時，叫衛兵陪着才敢去，這不是絕大的笑話嗎？第二，它相當深入地暴露了新四軍及其他我軍的英勇抗戰所給予日軍的困難與損失之重大。第三，作者忘記了軍閥交給他們的「頌揚」的使命，完全沉醉在自然寫描，而全文又是非常地美的完整的藝術品。作者一邊表現着自己的懦弱，同時又隨處表現着他與同船人格格不入的孤獨。這性格，正是使他寫成這樣的作品的重要因素。

廢墟與砲煙原為總題，內容共分「在湖口」、「大姑山」、「天空的浪漫主義」、「色彩的變化」四章，登載于今年一月號改造雜誌上。今茲所譯，為選譯其第一章「在湖口」，因其他

三章沒有什麼值得翻譯之處也。亦曾連載于二月九、十、十一、十二四天之香港申報「自由談」上。此文優點，在于表現了中國任何地方民衆，不論男女老幼，抗戰的意志，都異常堅決，而我游擊隊的活躍與英勇，在各處表現着。

東孤嶺血戰記的作者笠上幸治郎氏，是日本現役陸軍步兵中尉，是親身參加東孤嶺血戰的副官，而負了重傷的。東孤嶺大捷，在我抗戰史上，也是非常光輝的一頁。作者在本文裏，是將我軍如何英勇作戰，敵軍如何全軍覆滅，一兵一卒都不留地全軍覆滅的經過，非常忠實地表現出來了。是很值得珍視的一篇報告文學。

牟禮隨筆的作者武者小路實篤氏，我國讀者或已相當熟識其名字，是自然主義的老巨匠，幾與島崎藤村、正宗白鳥、德田秋聲、谷崎潤一郎等齊名，他的牟禮隨筆，從去年十月號起，連續登載于日本評論上，至今仍未登完。這裏只隨便選譯十則。在整個日本文壇幾全捲入于侵華戰爭中的目前，此老獨想「寫點秋天的自然的寫生文之類看看」，認為「日本在一切一切之點上，還不知有幾許亟求改革之處」，希望也把它列入國民總動員的工作序

列之中；並衷心地希望「真正愛護國民的大政治家之出現」倒是值得我們深深尋味的。從第四則至第十則，則又說明了作者對於文學及對於人生的態度。

文天祥之死，這一歷史小說，在這抗戰已入第二階段，從前一切民族失敗主義者，妥協投降親日派，都已公開地露出了漢奸的狐狸尾巴之今日，尤值得特別向讀者推薦。具體批評詳見于譯序「文天祥的精神及其他」，所想補充的，只是原作寫于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前夕，到如今，該文作者山本實彥氏，也日益糊塗而已。

漢口前線與從鄭州到西安，是英國新文學界中的著名劇作家易守吳（O. Sherwo）所作，他于去年春，曾與前年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寫成的詩而得英國王室金牌賞的詩人奧登（W. Auden）氏，同來我國視察遠東侵略者的暴跡，在漢口等處，受到我軍政領袖及文化界的熱烈歡迎。從此二稿，可以窺見他對中日戰爭的觀感。

英雄崇拜是諾維科夫·朴里杯（Novikov Priboi）底有力的短篇，是日本海戰（即對馬島）的新章。在這中日戰爭第階段，日蘇衝突最高潮的現在，它顯示出蘇

聯有怎樣堅苦卓絕的無產階級的英雄爲着保衛他們底祖國而準備着戰鬥。這對於侵略者，是極有力的示唆，是值得讀者珍視的佳作。

各稿譯時均係匆匆執筆，譯文疏忽錯漏，容或不免，深望讀者誠懇指教。
最後，謹謝郭沫若先生給我題字。

譯者 八月十日一九三九年于香港

揚子江之秋及其他

目次

譯者的話·····	(一—五)
英雄崇拜·····	蘇聯 諾維科夫·朴里杯作(一一—一九)
揚子江之秋·····	日本 尾崎士郎作(二〇—三九)
廢墟與砲煙·····	日本 尾崎士郎作(四〇—四九)
東瀛嶺血戰記·····	日本 笠上幸治郎作(五〇—六五)
牟禮隨筆(十則)·····	日本 武者小路實篤作(六六—七七)
文天祥之死·····	日本 山本實彥作(七八—一〇五)

漢口前線……………英國 易守吳作(一〇六一—一三)

從鄭州到西安……………英國 易守吳作(一一四—一二九)

附 錄

文天祥的精神及其他……………林煥平作(一二〇—一二三〇)

英雄崇拜

——「日本海海戰」的新章——

諾維科夫·朴里杯作

在那日本海海戰之前，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的驅逐艦，被課與了衛護各旗艦的任務。在與日本的艦隊遭遇的危急之際，衛護着提督及參謀不受危害，是它的責任。驅逐艦格洛姆基號，也由艦隊司令長官羅治多芬斯基提督之一的命令，而被課與着衛護旗艦的任務。即衛護着恩基斯特提督所乘旗艦巡洋艦奧里格號的格洛姆基號，是做著第二驅逐艦隊的殿後工作。

1

一切的艦員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機着。但是，在戰端才開始的時候，除了靜看戰鬥情況以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因為他們受了命令，盡可能遠離日本軍艦的着彈距離以外，格

洛姆基號以緩慢的動作衝着波浪，四根煙突吐着黑烟，看起來恰像船兒是被用條繩子吊在天空之下似的。格洛姆基號屢屢對冒着危險駛近它近傍的敏捷的日本艦艇加以攻擊；不用說，以那七·五糎（一米突之百分一）砲一門，四·七糎砲五門的的大砲，是很難能命中日本軍艦的，反之，倒常常被日本聯合艦隊的砲彈，在自己的面前揚起了大大的水柱。

在格洛姆基號艦橋上

幾個艦員站立在驅逐艦的艦橋上。看守着遠遠的水平線的信號手斯柯洛特優莫夫，是二十六歲的青年水兵，是非常活潑可靠的。敵艦任何些細動作，都不能逃過他銳敏的灰色眼睛。最初乍看，萬一發見遠方有什麼東西，他就冒着危險，像掉落去一樣，彎下身子，從欄干伸出去探望。舵手普拉克辛，釘視着羅盤針，他那頰骨突出的臉孔，像被低低地吸在羅盤針上。

把胳膊攔在食桌上的海軍士官候補生綏拉壽尼科夫拚命地把格洛姆基號的足跡，

記在航海圖上。這個羞澀的深思遠慮的年青人，被格洛姆基號的士官們稱為憂鬱病患者。他一如平常地心意鬱塞着。在這大海戰的中間，他還是想着留在聖彼得堡的新娘子呢。

是格洛姆基號的艦長的，二等艦長格奧爾基·弗阿特洛維支·格倫，個子很高，常常在艦員中間伸出頭和肩，用望遠鏡看着戰況。個子高而細長的他底穿着海軍服的姿態，肩膀略圓，胸窄，及其大胆性給人以不盡相似的溫雅之感。找遍俄國艦隊的任何一隻軍艦，決找不出訓練得超乎他以上的好將校。他絕少大聲苛叱艦員的。

日本軍艦駛近來了

信號手斯柯洛特優莫夫銳敏地走到艦長的面前報告道：

「日本的輕巡洋艦駛近着來了。」

格倫艦長把望遠鏡向着敵艦的方向下了命令：

「敵人的巡洋艦駛近西南三十度的方向，就向奧里格號發信號！」

旗艦奧里格號與衛護艦格洛姆基號向日本巡洋艦與運輸艦的方向打開了砲門。才發射了一砲，就有大大的喊聲使大家震驚了：

「有人墜落海中呀！」

倚立在艦艙傍邊的水手們，發見被捲在激浪之中的，滿臉鬍子的男子了。他是機關士愛佛姆·巴貝洛夫。巴貝洛夫被從死的怒濤中救起來時，那基莫夫提督搭乘的巡洋艦德米特里·唐斯柯號駛近格洛姆基號來了，才好不容易使格洛姆基號脫出重大的危機。墜海的人被救了，格洛姆基號歸隊了。艦員們羣集在巴貝洛夫的身邊：

「要不是你這個麻子，就不在這樣的危險中救你起來了。現在做了魚兒的食餌了。」有誰這麼挖苦他。

巴貝洛夫站在甲板上，睜開大口痛苦地呼吸着。他的兩眼，像要從臉孔上飛出去似的，從長長的鬍子和吸滿了水而膨脹起來的水兵服裏，水滴一撮一撮地落下來。海軍少佐巴斯金關於這個事件的原因的訊問，巴貝洛夫和其他的人們，都沒有回答他。于是到最後還

是祕密的樣子擱置下去了。

格洛姆基號沒有受到一點損害，艦員也沒有死傷過一個，而終結了晝間的海戰。夜裏，格洛姆基號位在巡洋艦烏拉支米爾・莫諾瑪克號的傍邊，兩艦向着烏拉其奧斯特克進航了。

戰鬥進展着

水雷發射攻擊在那夜裏九時開始了。用大砲和機關槍，援助着烏拉支米爾・莫諾瑪克號，格洛姆基號和日本軍交戰了。在戰鬥中，格洛姆基號的艦員們發見了日本的兩條烟突的驅逐艦駛近烏拉支米爾・莫諾瑪克號的左艙，正在發射魚形水雷了。時間已經太遲了！慘災難以避免了！在這樣千鈞一髮的時間，只有如格倫艦長那樣的指揮官，才能做勇敢可爲之事。即是，格倫艦長即速向着通話管下了命令：

「全速力前進！」

格倫艦長對機關室的通信機也發了同樣的命令。格洛姆基號出盡了全速力，想遮截着一直突進着前來的魚形水雷之引進。顯然格倫艦長是決斷了以其犧牲五五九三噸，艦員六〇〇名的巡洋艦，不如犧牲三五〇噸，艦員七三名的自己的驅逐艦了。但是，格倫艦長底英雄的行動，在極度黑暗之中，誰也沒有注意到。巡洋艦莫諾瑪克號也不會知道這隻老驅逐艦格洛姆基號會以自己的艦體去碰止水雷以流血的事。

格洛姆基號的艦員們忽然覺悟到艦長的命令的目的了。水兵們的心臟相信着自己底生涯的最後而冷靜着，等待着爆發的瞬間。但是幸運地捉着吃水深的軍艦而發的魚形水雷，從格洛姆基的艦底穿過去了，同時也沒有命中莫諾瑪克號。

巡洋艦吃了水雷的一擊

交加着百雷的砲聲的疾風，衝碎着荒厲的浪濤，砲火在怒吼狂哮的日本海，投下了悽慘的光芒。第二顆魚形水雷命中烏拉支米爾·莫諾瑪克號了。巨艦突如向右艙傾側，向烏

拉其奧斯特克去的希望早就斷絕了，不得已轉了朝西的方向。格洛姆基號衛護莫諾瑪克號到了黎明。在破曉的苦澁的灰色光中，對馬島的海岸，果然是烏拉其奧斯特克，日本的領土沉昧地浮在眼前。在遠遠的北方水平線上，發見了日本的補助巡洋艦及水雷艇的黑烟。巡洋艦莫諾瑪克號的艦長，一等艦長波波夫，允許了格洛姆基號單獨向烏拉其奧斯特克進航。

敵艦再次接近了。用望遠鏡凝視着的格倫艦長，看見三隻水雷艇，他馬上發覺日本軍想包圍俄軍的企圖了。格洛姆基號轉了朝東北的方向，一邊與敵人開火，一邊突如以二十五海哩的全速力邁進了。日本軍早已沒有完成包圍陣的餘暇了，三隻水雷艇跟着格洛姆基號的尾巴來。不一會，其中二隻，已掉落在後方，只剩下一隻來與格洛姆基號決戰了。兩艦的距離僅是二海哩。然而兩小時之後，敵人的水雷艇已發火，不能活動，向着對馬島駛去了。

「射擊停止！」

砲擊中止的命令下來了。格倫艦長的計劃美滿地實行了。不少日本軍的砲彈命中着